

威化饼干的 椅子

江国香织



威化饼干的 椅子

(日) 江国香织 著

李炜 艾十四 译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威化饼干的椅子 / [日] 江国香织著; 李炜, 艾十四译. — 海口: 南海出版公司, 2016.4
ISBN 978-7-5442-8220-8

I. ①威… II. ①江…②李…③艾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作品集—日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035115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30-2011-044

Wafers no Isu

Copyright © 2001 by Kaori EKUNI

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1 by Kadokawa Haruki Corporation
Holy Garden

Copyright © 1994 by Kaori EKUNI

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1994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., Ltd.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aori EKUNI
through Japan Foreign-Rights Centre/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
All Rights Reserved.

威化饼干的椅子

[日] 江国香织 著

李炜 艾十四 译

出版 南海出版公司 (0898)66568511
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
发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
电话 (010)68423599 邮箱 editor@readinglife.com
经销 新华书店

责任编辑 翟明明
特邀编辑 褚方叶
装帧设计 韩笑
内文制作 王春雪

印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
开本 850 毫米 × 1168 毫米 1/32
印张 9
字数 220 千
版次 2016 年 4 月第 1 版
印次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书号 ISBN 978-7-5442-8220-8
定价 37.00 元

版权所有, 未经书面许可, 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, 违者必究。

目 录

威化饼干的椅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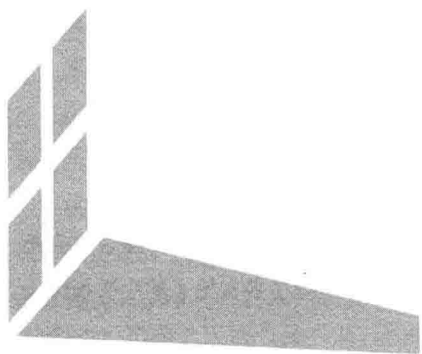
1

神圣花园

101

威化饼干的椅子

李炜
译



小时候，我总是处于绝望之中，估计小孩子大抵如此。绝望是一种永恒的状态，只是存在于那里。从一开始就是这样。

所以，至今我们依然关系密切。

嗨。它时常这样说着，像拜访老朋友一样来见我。

嗨，我来了。

首先，是那条狗。

那时，我父母养着一条叫朱丽安的拉布拉多犬，而我要说的并不是朱丽安。

那是阴云密布的寒冷的一天，眼看就要下雨了。昏暗的走廊、高高的屋顶，还有消毒水的味道。母亲躺在带有轮子的小平板床上，被静静地推过来。觉得那么昏暗，或许是外面天气阴沉沉的缘故，也可能是我对医院那种地方感到害怕。与陈旧的外观不同，医院内部干净而新潮，但空荡荡的不见人影，静悄悄、冷冰冰的。走廊里放着锃亮的黑长椅，黑白相间的方格花纹地板擦得干干净净，墙上挂着金色的耶稣像。

母亲被推过来，看到我，露出了微笑，从被单下伸出一只手挥了挥。那一刻，我微微挑了挑嘴角，算是也给她一个微笑，随后默

默地站在那里，目送着母亲回病房。

我身边站着父亲。他应该将修长的手指放在我的后背上。然而，关于这个场面的记忆中，父亲并没有出现，冷冰冰的昏暗走廊上只有我和母亲。

隔着玻璃看到了婴儿。

“快看，是小小家伙。”

父亲说着，咚咚地敲着玻璃。婴儿在酣睡。

随后，我和父亲两人来到外面，买“妈妈想要的东西”。那是傍晚。停放在医院前的汽车，后座上坐着一只狗，深褐色的耷拉着耳朵的长脸狗。车上没有人。窗户开着一半，狗从那里探出脑袋。我和狗四目相对，它有一对微微发蓝的黑眼珠，看上去性格温顺，或者说是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。

父亲在叫我的名字，因为我停下了脚步。我跑着追上父亲，和他手拉着手。

那时，我和那条狗是多么相似。

在附近的百货店，很快找到了“妈妈想要的东西”，是奶油椰子饼干。父亲还买了苹果和酸奶。

我们又回到医院。过马路的时候，父亲就算面朝前方，也会自然地拉住我的手。父亲很怕出交通事故，讨厌过没有人行横道的马路。他觉得骑大型摩托车的人，以及在高速公路上时速超过一百公里的人都脑子不正常。父亲总说，你要把那些开车的人都当成疯子。我也这样认为，不过是很久以后的事了。

回到医院，那辆载着狗的车已经不见了。

母亲看到我们买的东西很高兴。病床旁有白色的小桌，上面放着钟表、带吸管的水壶和相框。相框里装着我和父亲的照片。水壶里装着冰水。

“看到小小家伙了？”

母亲看着我的脸问。她穿着白睡衣，脸颊微微泛红。我默默地点了点头。

所谓的小小家伙，是我们家对几个月前还在妈妈肚子里的婴儿的称呼。因为父亲和母亲都叫我“小家伙”，所以就叫更是“小家伙”的婴儿“小小家伙”。“小小家伙”是个女孩。

一九六九年四月，黑白相间的安静的医院，低沉的天空，待在后车座上的狗。

不知何故，我至今依然清晰地记着那条狗的脸，而且会在不经意间想起。比如做爱后在熟睡的男人身边，像人偶一样一动不动地呆呆看着前方的时候。想起那个寒冷的傍晚，那条狗充满困惑的不知所措的表情。想起和六岁的我酷似的貌似温顺，或者说无精打采地从车窗探出来的深褐色狗脑袋。

我曾是个少言寡语的孩子，感觉自己就像用来配红茶却没有派上用场的方糖。

在大人身边时才有这种感觉，不过，我一天多半时间都在大人身边度过，而且，比起和孩子（住在附近的“小朋友们”）在一起，我更喜欢跟大人们一起待着。搭配红茶的方糖的角色，倒是符合我的秉性。没什么用处，但还是希望能留在那里的方糖。

在“小朋友”之中有这样一个女孩。她的长发编成小辫，总是系着漂亮的丝带。

她害怕蝴蝶，说讨厌沾上磷粉。我不在乎，我擅长捉蝴蝶。悄悄向它靠近，就算觉得时机已到，也要一动不动地稍等片刻，屏住呼吸目不转睛地看着蝴蝶，慢慢地移动胳膊。一点点地靠近，目光不要移开，在离它最近的地方停下手，拇指和食指保持张开的姿势。然后……

啪。

这种事与其说需要速度，不如说需要准确。

我把捉住的蝴蝶马上放掉，再去捉下一只，下下一只——捉蝴蝶能让人达到忘我的境界，一直不停地捉下去。

小灰蝶有的是，菜粉蝶也多，黄纹蝶少一些，凤蝶很少见。

我和她在她家里玩扮公主游戏，两个人穿上她母亲的衣服，把项链缠到手腕上，再穿上高跟鞋。

玩扮公主游戏时，她肯定叫伊丽莎白。

“我是伊丽莎白。”

她总是着急地这样说，生怕名字会被我抢走一样。然而，我对伊丽莎白这个名字并不感兴趣，感觉一点也不好听。

“我是马库斯。”

我说，或者给自己起名“约翰”或者“马塞尔”。全是男人的名字，但我根本不懂，所以并不在意。她也不在意。

我们关系很好。

有一次，她得了流行性腮腺炎，大人不让我们见面。过了几天，她母亲来到我家，说她已经退烧，精神恢复了，在家无聊，希望我去见她。于是我就去了。因为“还有传染的可能”，他们只让我来到玄关。我站在水泥地上，和坐在楼梯最顶上的她聊天。她穿着睡衣和外套，头发依然编成小辫，双手托着脸颊。

我的母亲是画家，她称不上成功的画家，但总是在创作。因此，母亲的房间里总是弥漫着尚未完成的画的味道。有涂在画布上已经干了的颜料的气味、画布的气味，还有小狗朱丽安。朱丽安拥有自己的专用坐垫，那东西就放在房间的角落里。母亲爱朱丽安。

父亲是杂志记者，有时在家里工作，有时也出去采访，好几天不回家。

“爸爸想成为高等游民。”母亲总是这样说。

我们一家人住在东京郊区的平房里，面积并不大，但院子很宽敞。院里种着许多树，有夏橙、枇杷、无花果、山茶、杜鹃花和绣球花。

夏天的傍晚，我们经常待在院子里。母亲浇花，父亲喝啤酒。那儿还有朱丽安和小婴儿。

从院门到屋门铺着踏脚石。我曾在那里绊倒，右脚大拇指的指甲被掀掉了，那时父亲将芦荟敷在原本有指甲的地方，一边给我缠绷带，一边说：“指甲会再长出来。如果不长，爸爸再给你做一个。”

我放心了。父亲的手很巧，肯定会给我做出漂亮的指甲，和我的脚趾完全吻合。

另外还有关于“利落”的记忆。

父亲并非总是和蔼可亲，确切地说心情好的时候不多。心情不好的时候，父亲总是对我说：“你怎么这么慢吞吞的！”还会说：“你不能利落点吗？”

说这些话时，父亲看上去极为不悦，我发自内心地难受。我想变得“利落”一点。

这句话被重复过多次。再利落点。为什么不能利落一点。

我不知所措，只能默默地听着训斥，就像一根木头，或者说，就像放在红茶旁边的派不上用场的方糖。

2

现在我已近中年，有恋人，但并没有结婚。

我独自一人住在旧公寓的四层。那栋蓝瓦屋顶涂着白灰泥的公寓，每个房间都带有露台，露台上摆着白色的桌子和配套的椅子。所有的房间都是这样，从外面看上去有些怪异。不过，既然有露台，

我就在那里吃早饭。

母亲喜欢做饭，我却不会做。上一周，我想把朋友送的莲藕炸了，但害怕往外溅油，只好作罢。第二天，恋人过来，把那些莲藕漂亮地炸好了。

恋人经常来过夜。他说喜欢我的脖子和左侧的乳房，而我喜欢他的嘴唇，喜欢他的嘴唇贴在我身上的感觉。

我的妹妹（就是曾经的“小小家伙”）也常来这里。大家都会来，来了之后再回去。

“姐姐，你怎么总像个小孩子。”

“姐姐，你呀，太怪了。”

“姐姐，你好孤独呀。”

妹妹总是口无遮拦。

当然，我是孤独的，和那天在医院前见到的狗差不多。可我不怪，更不像小孩子。

早晨。

我喜欢早晨。早上一般喝咖啡吃面包。恋人在的时候，我也吃他做的完美的半熟煎鸡蛋。早晨我的食欲最旺盛。

小时候，我不喜欢早晨，总是把早饭硬塞进肚子里。

每天早饭后，母亲都给我梳头发。我留着齐肩发。妈妈先打开小玻璃瓶的盖子，取出一点像是将蓝宝石溶化了制成的淡蓝色透明液体，放到手心里轻轻地搓几下，用双手轻轻地涂抹在我的头发上。那液体溢出一股好闻的味道。

“小家伙的脑袋好小呀。”

母亲像唱歌一样带着节奏说着，给我梳头。先用梳子柄的一头分缝，仔细为我梳开纤细易打结的头发。如果我动动脑袋，就会挨训，只好一直挺着脖子。我闭上眼睛，感觉梳子齿反复挠在头皮上。

“好了，梳完了。”

母亲说着，手心最后在我的头发上划过。

“滑溜溜的。”

母亲满足于头发的触感，高兴地说。我喜欢这样，喜欢让母亲抚摸我的头。

墙上挂着一幅森林的画。每天早上妈妈在这幅画前给我梳头发。接近墨色的深绿色森林，还有飘着芬芳的头发。

公寓的院子里时常有野猫前来（恋人、妹妹、野猫，还有送莲藕的快递员，就是光顾我这里的来客）。给野猫抓虱子的时候，我意识到自己不再是那个要挺直脖子一动不动的小孩子，不禁有些自豪，因为我现在开始帮别人抓虱子了。

附近有家不错的面包房。我总在散步时顺便去那里买面包。店员是个可爱的女孩，如果我喜欢的面包还没有烤好，她会过意不去地道歉：“对不起，那个还没做好。”

我说没有关系，但真的很失望。面包房就在附近，不过只要回到家，就懒得再出门了。

但大多数时候，我会在那里买到热乎乎的香脆面包。

幸亏和绝望保持着亲密的关系，我的生活十分平和。

我是画家，但主要的收入来源是围巾和伞的设计费。这些工作能保证我的生活安定。生活的安定很重要。

我的恋人说我是天生的画家，不适合画家之外的职业。如果无论如何都要考虑其他的工作，那就去卖香烟，因为从早到晚只要坐在那里就可以。

我的恋人温柔体贴。他会温柔地抚摸我的头发。然而，我总感觉他在抚摸离头发恰好有三厘米的外侧。他抚摸的是我的头发三厘

米之外的空气。

也许，我身体所有的部位，在三厘米之外都有一层看不见的膜。

另外，我的恋人没有汽车。这也是我中意的地方。我曾经交往过的男人们都有车，他们总想让我上车。有深蓝色的雷诺、黄色的本田、奇妙的吉普、怪异的敞篷车。

他不会那样做。我们很自由，能走到任何地方。

3

小时候，我们一家人有时出去吃饭，比如说去德国餐馆 KETEL、资生堂西餐厅。父亲和母亲都喜欢小巧雅致的安静的店。

在外面吃饭时，我必须穿上“外出服”，比如说配有短罩衫的灰衣服、干净利落的白连衣裙。我讨厌外出服。因为外出就要坐出租车，而我是晕车的体质，穿上这样的衣服，早早地就开始不舒服了。

说到出租车，父亲和母亲都没有驾照，两人都相信开车水平最高的是私人出租车司机，不坐其他的出租车。就算等候区排起了长队，只要来的不是私人出租车，他们就一直让后面的人先上。

不过，后来父亲改变了观点。他得出的结论是私人出租车司机态度蛮横，让人不愉快。从此以后，他开始改坐别的出租车。母亲也跟他一起改变了做法。而对我来说，哪种车都一样。

总之，我们经常这样出去吃饭，穿着外出服去 KETEL 或资生堂。

出租车是忧郁的象征。如果回家的路上再碰上堵车，那就更不用说了。我总是怀着挑剔的心情，怒视着那连成一串看不到头的汽车尾灯。

在饭店，我喜欢吃黄油。黄油被刮成圆形，表面有波形纹理，摆放在银色的容器里，凉凉的，味道浓郁。我用黄油刀叉起来直接吃，连吃好几块。父亲和母亲都叫我“美食家”。在我们家里没有人在意

胆固醇。

有时也去日式餐馆，比如说吃寿司的“银八”、吃天妇罗的“天一”。在日式餐馆里，如果拿上来的是方便筷子，父亲肯定将筷子折短。为了让孩子的小手拿着舒服，他特意折成原来三分之二的长度。

折筷子是父亲的任务，这是约定俗成的。如果折口出现锯齿，父亲会仔细地把一个个小木刺揪干净，避免危险。

母亲的朋友中有位 Y 画家。Y 画家留着花白胡须，年过半百。借用母亲的说法，“他像耶稣一样消瘦”。Y 画家有一位和母亲同岁的妻子，也是画家。他们没有孩子。

我们一家经常和 Y 夫妇一起出去。Y 夫妇在逗子有座别墅，夏天我们一起去那里。如果听说什么地方新建了植物园，我们就去看看；听说新开了一家不错的法国料理店，也去尝尝。

曾有过这样一件事。

忘记是什么地方了，好像是在日式餐馆的包间里。大人们都要喝酒，吃饭花了很长时间。我觉得无聊，就用手绢叠老鼠或百合花玩。手绢是从爸爸那借的。他的手绢大，玩起来有意思。我用手绢做了老鼠，做了百合，做了小船和胸花。当我把胸花放到胸前时，Y 画家在我耳边低语道：

“等你的乳房长到这么大，就当伯伯的情人吧。”

我连耳朵都发热了，假装没有听见。

然而，Y 画家没有等到我的乳房变大就死了。成了寡妇的 Y 夫人经历了好几场恋情，每每让母亲大为惊讶。

实际上，那时还有各种各样的人。比如说父亲的朋友 T 夫妻，父亲和母亲打麻将的伙伴 K 先生。K 先生是个有意思的人，长时间住在上海，听说把妻儿留在上海，自己回到了日本。具体情况不太清楚。他是把喜怒哀乐挂在脸上的人，喝醉后就爱笑爱发火，打麻将的时候把我抱到他的膝盖上。他总穿着条纹西装，西装上有香烟和

香水的味道。

T 夫妻是我喜欢的客人。两人都很年轻，身材高挑，穿着得体。妻子相貌美丽，褐色的肌肤和修长的四肢包裹在高档服饰中。她其实是印度尼西亚人，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。他们来玩时，T 总弹钢琴给我听。他妻子则满脸幸福地听着。

除此之外，还有说相声的 S。S 每次出现必定带着自制的巧克力蛋糕。蛋糕里根据季节的变换加入不同的干果，比如樱桃干、栗子、核桃等。

S 结过两次婚，又离过两次婚。但不论什么时候，他都没有变化，总是那么温厚，满脸微笑，还会为我们烤巧克力蛋糕。

大家都去哪儿了呢？曾经那么热闹，现在大家都去哪儿了呢，包括我的父母？

我再也见不到他们了。

4

洗完澡后，往身上喷了不少夏洛蒂之水。在我喝香草茶的时候，恋人来了。

“突然想见你了。”

恋人冲我微微一笑。我们在门口亲吻。他嘴唇和鼻子之间柔软的肌肤上汗津津的，我知道夏天已经来了。

在恋人冲澡的时候，我关上窗户，打开空调，选好音乐，又泡了一杯香草茶。

恋人出来的时候，穿着内衣，脖子上搭着浴巾。他坐在深红色的沙发上，我坐在沙发背上，紧靠着他的后背，用毛巾帮他擦干头发。我穿的短浴衣的下摆敞开了，我并不在乎。他温柔地抚摸着我的腿肚。

我把白天发生的事情讲给恋人听。那是白天在地铁站台上发生

的事。

我当时坐在长椅上等人。身边坐着一位个头矮小的上了年纪的女人。她脚底下放着一个大手提包，背着背包，戴着草帽。几辆电车滑入站台，吐出一些乘客，又有人上了车，车随即开走。我没有动，她也没有动。

不知是第几辆电车滑入站台的时候，她突然站起身问我：“请问，这是紫色的吗？”

那是银色的电车，车身上有一道紫色横线。来这个站台的地铁列车，除此之外全都是金黄色的。

“我觉得是紫色。这是紫色的电车。”我说。

她一下露出了灿烂的微笑，冲我点点头，抓起手提包快步冲向电车。车门关闭，电车开走了。

我想，她如果先说清楚要去什么地方，再问我就好了，比如说：“我想去××，这电车在那儿停吗？”但她没有这样问，只是微笑着说：“请问，这是紫色的吗？”

恋人一直静静地听我讲完，然后给我打包票：“没关系。”继而在我的眼脸上各亲了一下。

“那本来就是紫色的电车，她肯定已经平安到达目的地。”

但我清楚，那只不过是安慰之词。或许她应该乘坐相反方向的车，或者乘坐快车。

“是啊。应该没问题吧。”

我说着，把头靠在恋人肩上。

我闭上眼睛，吸了口气，装出一副安心的样子。我决心忘记这件事，其实也马上忘得干干净净了。除此之外没有办法。

之后，我们商量旅行计划。每年八月，我们两人都要离开这个城市十几天。这是我们的休假。我和恋人喝着香草茶，谈论着几个城市，包括以前曾经去过的几个地方，还有几个想什么时候去看看

的地方。

三十分钟后，我们来到卧室。我把鼻子贴在恋人那散发着香气的肩膀上，嘴唇在他光滑的腹部滑动。我的恋人拥有完美的体形。他的身体带给我难以置信的幸福。

一切都结束后，我们紧贴着彼此，犹如融为一体，甚至像一双用久了的牛皮手套，或者说两个有血缘关系的幼小的孩子。

绝望是致死的疾病。

躺在床上的时候，我想起了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的话：绝望是致死的疾病。

深夜。我的公寓建在住宅区内，就算是侧耳倾听，也听不到任何声音。全世界都沉入海底。

5

七月的一个早晨，妹妹来了。像往常一样，妹妹给我带来一大包东西，有点心、CD、指甲刀之类的，指甲刀是送给我的礼物。

“特别好用。”

我们开始听妹妹带来的CD。那是富有激情的吉他曲，非常悦耳。吉他手随心所欲地拨弄着琴弦，忽而发出叹息般幽静的声音，忽而疯狂地奏响强有力的旋律。反反复复。每次听吉他曲，我都想哭，感觉像被逼得走投无路。

“这个听着难受。”

就算我抗议，妹妹也毫不在意，反而说：“这种有激情的才好呢。”

妹妹又矮又瘦，头发剪得非常短。她喜欢深褐色、黑色或土黄色的衣服，让我想起潜身热带雨林的士兵。

妹妹在一家小公司做会计工作。那儿有账本、发票、计算机、装着几个印章的盒子、咖啡，桌下还有青竹。